

第十二章 会长的作用

一辆豪华的双驾马车在福州路上作了一个放肆的U形大掉头，好像整条街都属于马车的主人，然后在粤菜馆“杏花楼”前猛地刹车。朝人行道一侧的车门被穿号衣马甲的车夫毕恭毕敬地打开，从车里走下穿一身皮裘厚呢马褂的陈则民和他身穿和服的日本太太。虽然初冬的寒风将陈则民下巴的胡须吹得翻转，他并没有回应站在“杏花楼”门口的茶房头对他这等阔客的殷勤招呼，立即走进餐馆，而是和太太并肩站在餐馆门口，等待他邀请的客人容定夫妇到来。他知道容定夫妇是出了名的准时，因此他和太太不会和餐馆的茶房头一齐站在餐馆门口太久。

不出五分钟，小刘驾着容定家那辆车顶有个破洞的单驾马车在“杏花楼”前停下。

自从容定以“不反对”的表态支持陈则民当上第一任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并且起草资格评估书帮助陈则民建立律师认证制度后，因为接二连三的大案缠身，离陈则民的最初邀请过了几乎六个月，容定夫妇才在这个星期天的傍晚得空，前来“杏花楼”赴约。

“我的老朋友，最近过得好吗？”

“一个字，忙。”

“忙？上海滩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做梦都想享受容兄的忙。先是山阳县令姚荣泽的政治案，又是沈敦和的华丰保险公司增股案，又是商埠印书馆跟美国金氏公司的版权案，哪一件不是报上登头版新闻的大案？哪一件不是赚得满钵满缸？”

“姚荣泽案我纯粹尽义务，分文未取。”

“姚荣泽一案知名度不知值多少银子！分文未取招来多少新的案子？这等赚头，容兄不说，别人猜都能猜出来。哈哈哈哈哈。。。”

陈则民夫妇和容定夫妇，丈夫挽着丈夫，妻子挽着妻子，两前两後，走进餐馆，登上发出咚咚声的木板楼梯，穿过一楼二楼喧闹的顾客堆，一路寒暄，走进一间茶房打起布帘来迎客的三楼包房。然后，由茶房伺候，脱下西装哗叽风衣或中装皮裘外髦，挂在包房里的红木挂衣架上。

为了不让陈则民看出自己来赴宴的最大兴趣在于白吃一顿，容定用很有激情的口气和陈则民交谈，陈则民的笑声既洪亮又真挚，恐怕连隔壁包房里的客人也听得见。他一边格格大笑，一边身子往後仰。

“杏花楼”的这间包房，红木八仙桌上用的餐具都是订制的细瓷器皿，这和另一家同样出名的沪上粤菜馆“大三元”在包房里用的是银器枱面，雅俗立见。这是陈则民选中“杏花楼”来请客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去“大三元”必点的拿手好菜是蜡味饭，上蜡味饭用的是客人每人一口小小的瓦钵，这样就没有机会显出陈则民的太太用东洋方式替客人们一一敬菜的礼数，于是就会让留日的容定太太罗米暗里嘲笑陈则民不懂如何享受日本太太的贤能。

宾主刚坐定，茶房便端来了四色潮州粉果，粉果的外皮是用蕃薯粉搓成，所谓四色就是四种不同颜色的内馅：粉红色的是虾仁火腿，绿色的是荷兰豆，黄色的是干贝，黑色的是冬菇木耳。

知道容定夫妇不碰烟酒，陈则民特地点了荷兰水、橙汁、岭南信宜茶，以茶水代酒。日本太太频频站起来，替容定夫妇续饮料，或夹菜，免去陈则民招待客人的劳务，使陈则民的嘴在咀嚼之间，得以高谈阔论。

从上第一道菜干烧冬笋起，经过煎糟白鱼、烤乳猪片、到皮子几近透明的灌汤饺为止，陈则民边吃边讲，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大力炫扬袁世凯大总统如何在北京刚柔兼济，让前清旧吏和革命新党在中华民国的朝堂上和衷共济，将去年炮火硝烟的战场对立，化为今岁开创民国新纪元的共同努力，造就了华盛顿和拿破仑加在一起都办不到的局面。透过一

连串珍闻趣事，陈则民用软糯的苏州话和活灵活现的表情，向容定夫妇隐隐约约地表明他在北京具有知晓内幕的不凡身份：他现在是中华民国参议院议员。

茶房用漆盘端上小碗蟹黄鱼翅羹时，陈则民的话题转到上海律师协会的操作上来，这时他的目光变得严肃，脸色也沉重起来。满脸春风的红晕显然消减，但是嗓音仍保持柔润悦耳。

律师协会里的情况有点困难，有2500名以上的人号称有留学日本法律专业的资格，谁是真正有资格当律师的？谁是三脚猫？谁是冒牌货？让陈则民一个人以律师协会会长的身分去对他们作甄别，简直是像撑一把雨伞去挡住富士山的雪崩。更糟糕的是，有人质疑陈则民本人的律师资格。于是，甄别的尘埃尚未落定，新的麻烦又起硝烟，有人扬言要在上海成立新的律师协会！

说到这里，陈则民看到容定刚喝完小碗里的鱼翅羹，正夹起一片“杏花楼”自制的广东腊肠往嘴里送，便知趣地问：

“容兄，我们什么时候谈这些糟心事方便？”

“现在。”

“不，我情愿等您和罗米吃饱肚子再谈。”

“当然不急。猜想你要谈的是上海有律师这个行业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客随主便，吃完再谈，帮助消化，倒是符合西人的规矩，只要你开口，我就听下去。我喜欢这里的腊肠，不像‘大三元’的那么甜。”

“容兄喜欢这里的腊肠，我算挑对地方了。”

陈则民顺坡下驴，暂停律师协会的话题，转谈容定正在咀嚼的广东腊肠。这是本店“杏花楼”老板利仔的父亲胜仔当年和洋人合伙在虹口开设“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时研制的秘方。除了广东腊肠，那家“维多利亚食品行”还制作西式火腿、香肠、腌肉，专门为西洋轮船提供补给。这类生意现在已遍布虹口。

吃完午宴压轴的冬瓜盅，茶房撤去桌上的碟盏，端来广柑、葡萄、莲子羹等甜点。宾主们用洒过香水的毛巾擦脸擦手，然后品着甜点，罗米跟陈太太用日语交谈园艺心得，陈则民重新拾起上海律师公会的话题。

上海律师公会成立之初，北京司法部寄予两个希望。第一，根据司法部9月颁布的《律师暂行章程》，通过资格甄别，使没有经过日本律师资格考试的留日法律毕业生取得在上海租界开业当律师的执照；第二，以华人律师的业绩作为中国已经具备与现代法制接轨的依据，由外交部会同司法部出面，向西方各国交涉结束西方各国在华治外法权，收回会审公廨里的洋人会审权。

但是，这两个希望，目前都在往全盘落空的方向发展。就资格甄别而言，虽然有《律师暂行章程》作指导，执行的过程中司法部里的英美派和留日派存在严重分歧，英美派要求甄别从严，留日派希望甄别从宽。而英美派和留日派里又分前清派和革命派。司法部的最上层为英美派，基层为留日派，于时，交错形成英美、留日、前清、革命、上层、基层等六派意见互相争论，拉扯资格甄别的顺利展开。身为司法部顾问的陈则民，为了讨好司法部里的各个派系，不得不时时修改执行过程中的甄别细则，引起翘首盼望得到律师资格的数千留日法科生各种不满，纷纷质问陈则民当会长乃至他本人当律师的资格。更为严重的是，引来密切观察中国司法改革的洋人挑剔：一个连谁该当律师的法规都搞不定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和现代司法制度接轨呢？这难道不真说明西方各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是合理存在的吗？司法部要求陈则民跟租界当局的司法部门多沟通，但是这项任务却碰上了陈则民的短处：他不会讲英语。

洋人的嘲笑声未息，政客们的头脑发热。于是，便有人提出另立上海华人律师公会。

听到这里，容定感到今天陈则民请吃饭，不光是为了答谢自己几个月前起草律师资格书，其中一部分被司法部采纳，写入《律师暂行章程》，更是为律师公会面临的新问题，有事要自己帮忙。

“我想请容兄出任上海律师公会副会长，帮助我赶在司法部把我生吞活剥之前，好好运作上海律师公会。”说罢，陈则民狠狠地摀鼻梁，好像说这番话过分伤脑筋而导致偏头疼。

“我不是已经当律师公会的评议员了吗？”

“完全不是一回事，”陈则民的声音深沉，但仍不失吟诗般的委婉。“目前律师公会里，连容兄在内共有七位评议员参加本土律师甄别评选，可是除了容兄外，其他六位，如江镇三、秦联奎等诸公，加上副会长狄梁孙在内都是留日的，跟我资历相等，没有一人擅长跟西洋人打交道。容兄是当下会审公廨唯一获华洋审官共同承认有出庭资格的律师，如果容兄能担任副会长，同洋人打交道这一块，就有着落。再说，容兄是前清法科进士，司法部里的那些前清派和英美派一定会刮目相看。请容兄帮这个忙，千万不要推辞。”

容定对陈则民的要求既觉意外，又觉可厌，自己不是早就表态对当会长这类的事不感兴趣吗？为什么又要重新打开锁紧的盒子，让里面的虫子往外到处乱跑呢？上海律师公会是会长责任制，你陈则民愿当会长，就当好会长。如果当不好会长，就该让贤。为什么明知与洋人沟通是当会长的主要责任，明知不会英文就不能跟洋人沟通，还要当这个会长呢？你说是有人要另立上海律师公会，说白了就是要取代你陈则民的会长交椅。容定的手掌在西装裤的膝盖上磨擦，心里琢磨如何寻找托词，推掉陈则民的要求。

对于华人律师在公共租界的现状，容定确实有很多看不入眼的地方。现在，每天有成百的自封律师守候在法院、巡捕房、各大医院门口，招揽顾客，信口开河保赢官司，毫无职业道德，败坏律师这个行业的名声，使高档华人顾客望而生畏，不敢找本土律师打官司。通过成立上海华人律师公会来规范约束本土律师，容定是赞成的。但是，容定最痛恨中国人的那种没有底线的“中庸之道”，知道自己用黑白分明的态度，坚持独立见解的立场跟北京司法部门的各种派系相处，只会处处碰壁，除非。。。。。

“容兄不用担心同北京司法部打交道，”机灵的陈则民仿佛听见容定的心声，说：“同

司法部的大佬周旋，在下去做。容兄还有什么顾虑？”

“华人律师人员复杂，事非极多，如果我抽不出足够时间来帮助陈大会长，岂不误了阁下的大事？”

“现状确实不好。但是，容兄如果老是留在外面，那么只能抱怨，结果一事都没有改善。只有置身其中，深入虎穴，才能最后达到目的。对吗？”

看到容定仍旧没答应出山的意思，陈则民以密谋者的目光，依次扫了容定夫妇一下，提出由他个人掏腰包，雇用一名秘书，帮助容定打理律师公会的事务。

“律师公会的事情是公众的事情，用大会长的私房钱雇秘书让我享用，我是否有受贿之嫌？”容定直话直说。

罗米跟陈太太用日语聊天的同时，一直在旁听容定和陈则民的谈话。听到容定说出这样的话来回答陈则民，罗米觉得很尴尬。使她惊讶的是，陈则民不仅没有用生气的语言来回答丈夫刻薄评语，反而好像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答案。

“容兄想得十分周全，这笔雇秘书的行政费用，由我向司法部申请从谈判结束治外法权的专案里拨款支出。这样安排，容兄觉得能接受吗？”

“我接受提名当副会长，根据律师公会组织法，此事由公会成员选举敲定。”

陈则民脸上绽开胜利的红晕，他的两条腿在无臂红木椅的椅脚前晃动，就像小孩子坐在黄浦江码头边看过往江轮那么高兴。

“我马上召集律师公会会员改选公会的首长，同时报备司法部，申请那笔行政费用。谢谢容兄答应出山。”陈则民站起来，向容定作了一个古色古香的长揖。然后，顺手将日本太太斟满的一碗信宜茶仰脖喝干，舒服地呼出一口长气。

半小时后，陈则民夫妇在“杏花楼”门口笑容满面地送别容定夫妇。

“罗米，我觉得你的那位学长陈则民没有把他面临的麻烦完全告诉我。”容定在马车里对罗米说。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要不是他遇到大麻烦的话，他怎么肯掏自己腰包为公众办事呢？”

“你总是把人性朝最恶处想。你到底当不当副会长？”

“当。人生就是这样，登上一座山，还有一座山。先有答案，再找方法。”

事实确实如容定猜想的那样，若干年后，容定从司法部退休的一位官员处得知，为了更有效地同西方洋人沟通，为谈判结束在华治外法权作准备，司法部高层有意题名容定当上海律师公会会长。陈则民希望容定当副会长，并把此说成是容定自己的愿望，从而挡回司法部要陈则民卸任的要求。

不管罗米当时对丈夫的怀疑有多麽不满，不管陈则民对容定愿意出山当副会长有多麽乐意，一周后，在律师公会决定下届公会首长的选举会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竞选会长和副会长提名时，陈则民提出今后由容定主管甄别律师资格和出席为结束治外法权、收回会审公廨洋人陪审权的谈判，自己主管同司法部的联络，使得有选举资格的会员们觉得容定将担任较吃重的会务，所以投票结果出乎意外，选出容定当上海律师公会下任会长，陈则民当上海律师公会下任副会长！

这个消息传到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引起容定的洋同事和洋上司们一片骚动。四位合伙人：琼司、道达、韩森、麦克尼尔，对此在事务所合伙人的周会上表达了非常有趣的意见。

“亚力山大，这么年轻，还没当上本事务所的合伙人，就担任华人律师公会会长，我要是再活30年，能不能当上西人律师公会会长？只有上帝知道！”四十来岁的琼司不胜感慨地说。

“我们得盯住这个小子，不要让他估用事务所的公家时间，去办他们那个华人律师公会的私事！我不想看到什么时候事务所需要亚力山大来上班，他却人影不见，忙於他们那个华人律师公会的社会活动。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 ”犹太裔的道达对亚力山大

今后的工作效率颇为担忧。

性格乐观的韩森打断道达的唠叨，“我认为，亚力山大当华人律师公会会长，就是替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打造金字招牌。以后那些中国富人会挤破门来找我们办案。麦克尼尔，你是亚力山大的顶头上司，你说呢？”

“我想请各位注意，亚力山大当上华人律师公会会长的时候，刚好是北京政府提出重开结束治外法权的谈判，我想这两件事不是巧合。”麦克尼尔把眼光放到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之外的地方。

“那么对亚力山大今后的工作，需要作什么调整？”道达问。

“一切照旧，**business is business**，亚力山大的社会活动不得影响本事务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对于他有利于本事务所业务的社会活动，我们乐观其成。此事由我负责。”麦克尼尔向其他合伙人担保。

于是，合伙人们达成共识，亚力山大容当选上海（华人）律师公会会长后依然是律师事务所的资产，而且是更有价值的资产。

麦克尼尔的观点，在律师事务所外的公共租界西人社会里，得到共鸣。《字林西报》是这么评论的：

“最近，公共租界里唯一得到会审公廨和领事团承认有出庭资格的华人律师亚力山大容当选为上海（华人）律师公会会长，是华人司法界有意向现代司法制度接轨的又一表现。注意到北京袁政府司法部已经正式照会各国，要求重开因政权更替而中断的结束各国在华治外法权的谈判，促使在沪西人不应将亚力山大容出任会长看作为一件孤立事件，而是波浪里的一股激流。诚然，我们西人乐意看到亚力山大容将西方现代司法元素带给雏形的华人律师社团，由西人独佔租界律师行业的局面却终将改变。于此同时，联系到华人精英在政权更替之际曾提出参与会审公廨管理的诉求，吾等西人应深思如何面对华人要求参政这一新的课题。”

在上述评论的旁边，登载着容定穿法官道袍的照片。那是《字林西报》记者当初旁听山阳县令姚荣泽案时摄下的。记者本来想去高易律师事务所对容定作专题采访，顺便拍下容定的近照，却被惜时如金的合伙人道达挡在门外：律师事务所办公时间，恕不接待与本事务所业务无关的记者采访。

“道袍显得大了一些。早知要上报，我应该事先叫裁缝把道袍改小一点。”这是罗米看到照片後发表的意见。

容定对《字林西报》评论很重视，对照片却不屑一顾。

容定既没有把自己当作“激流”，也不在乎形成这片“激流”的“波浪”。对容定来说，最要紧的是想方设法推动上海律师公会的运作。《字林西报》上述评论里提到“将西方现代司法元素带给雏形的华人律师社团”，恰恰就是容定接任会长後着手要办的第一件事情。

在容定看来，他的前任陈则民之所以陷入困境的原因，在於陈则民过分依赖中国官场那套面面俱到、不敢得罪人的圆滑方式，造成律师公会在司法界无权威可言。比如说，有人提出要另立律师公会，实质就是挑战司法部颁布的《律师暂行章程》，也就是挑战司法部的权威。为此在容定上任律师公会会长的第一周，便在上海华洋各大报纸上用中英文郑重刊登声明：“根据司法部《律师暂行章程》，本会为中华民国司法部认可的上海唯一合法华人律师公会，故自本律师公会成立日起，外间所设律师各会当然无效，凡非本会颁布的章程、证书一律无效！自本声明刊登後，如继续在公共租界使用非本会颁发之证书者，本会当诉诸会审公廨，严纠法律责任，决不宽恕！”在声明的结尾，附上呈送司法部备案的公文原件。

容定是唯一获会审公廨华洋审官同时承认有出庭资格的律师，谁都不想在那个地方同容定公堂对簿，所以那些想在上海华人司法界自立山头的人士，纷纷认栽，降旗闭寨。容定赢得了第一仗：树立上海华人律师公会的权威。

但是，权威的光环不能当米做饭。要使上海律师公会确实成为引领华人开拓司法事业的指导机构，必须帮助那些确实有律师资格的人早日开业、早日发达，必须清除那些损害司法界的害群之马，建立华人律师界的良好声誉，从而在租界这个各国律师人才云集的地方，赢得同行的尊重。

在担任会长的上半年里，容定用自己的时间，走访各巡捕房、各中国衙门，从巡捕、探长、衙役、书办等基层执法者那里瞭解各种因为没有得到正当司法谘询而造成错判、重判的积案。最有价值的是，容定瞭解到洋人跟华人一样，都希望看到一支专业的华人律师队伍服务于这个华洋混杂的社会，洋人跟华人同样痛恨那些趁火打劫向同胞当事人滥收费用的华人败类律师。

看来千头万绪中，如何阻止华人律师包括那些冒牌货滥收费用，是理顺华人律师行业的第一把梳子。认定了这个目标，容定每晚睡觉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前额靠在手上，鹅毛笔蘸在墨水里，摊开皮封面的笔记本，将白天从司法基层收集到的种种华人律师的收费资料记录下来。像一个医学教授向医学院的学生讲述解剖学一样，把律师的业务一块块切割开来，分门别类标好价码。然後，拿着这份价码表在每次律师公会的例行会议上请其他的公会首长过目作修改。有了更新的价码表後，容定再回到司法基层去收集资料，使这份价码表越来越充实、现实。

就这样，到1913年底，容定即将当满一整年律师公会会长的时候，上海律师公会批准了由容定起草的第一份民国律师在上海租界内外地区的收费指南。这份指南获准张贴在会审公廨的墙上，其内容如下：

项目	单位	金额（银元）
讨论案情	小时	8
阅卷或探监在押人员	次	15

抄录文件	千字	2
写申请书	件	15
和解状	件	30
民事出庭费	次	100
刑事出庭费	次	150
供委托人参考之意见书或巨幅文件	件	100
民事案二审上诉/抗告/辩诉/反诉状	件	80
刑事案二审上诉/抗告/辩诉/反诉状	件	120
民事案三审上诉/抗告/辩诉/反诉状	件	120
刑事案三审上诉/抗告/辩诉/反诉状	件	150
民事案一审二审三审追加理由书	件	50
刑事案一审二审三审追加理由书	件	80
民事案和解事宜	件	500
刑事案和解事宜	件	800
公共租界境内调查	件	70
公共租界境外调查	件	80
民事一审二审诉讼财物过50000元	件	3%
刑事一审二审诉讼财物过50000元	件	3%
民事三审诉讼财物过50000元	件	1.5%
刑事三审诉讼财物过50000元	件	1.5%

此外，上海律师公会在容定和其他公会首长的努力下，使105人取得了司法部和会审公廨都承认的律师资格（限纯华人案件）。跨过1913年，进入1914年之际，容定再次当选

为下一届上海律师公会会长。

除夕夜，客厅里那棵圣诞节前装饰起来的圣诞树上，彩色的玻璃灯泡反射着壁炉内的殷殷火光。已做母亲的罗米在楼上婴儿房看着儿子容谷入睡后，来到客厅，向坐在壁炉旁的容定祝贺。

“定，恭喜你连任会长。不要说你不在乎，我知道，你心里是高兴的。祝你新年快乐！”

“你也新年快乐！”

容定夫妇都没有看到一场大动荡正在新年里向上海租界席捲而来。